

## 当孩子拒绝的不是学习，而是你给的整片天空

那个“不学”的孩子不是懒，是在判断自己所在的这片教育生态还值不值得投入。本文命名“学候”——学习者对可存活温度的当下感知与存在性判断；他把大量时间投进手机，不是逃避，是在坏天气里给自己造一个可移动的求生舱。

作者 孔凡鹤 · SDE 学员 · 约 0.9 万字 · 二〇二六年七月

关键词 学候；教育气候感知；培育意志批判；学习主体性；气候韧性

### 一、土壤的背面：那个“不学”的孩子在想什么

一个初二男生，把数学作业摊在桌上，一个字没写。他不是不会做，他上周的单元测验其实及格了。他还记得自己为那次及格的努力：把几道总错的题抄了三遍，弄懂了其中一个之前完全不会的题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次该行了吧。”从发下卷子的那一刻到现在，没有一个成年人问过他“你这次是怎么进步的”。唯一的反馈，是妈妈在签字时说了一句：“下次争取上八十。”

他现在不想写作业。不是他不在乎成绩。是在他刚刚完成了一次对自我形象的微小重建——“我好像也不是完全不行”——之后，发现那个重建在别人眼里根本不算数。他的进步没有被看见。他的“不行”却被默认继续成立。

这个男生的名字可能叫小航，也可能叫别的什么。他的故事，在整个东亚教育地带，正在被不同名字的孩子反复经历。他不是厌学的典型。他曾经爱过学习。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花一个下午观察蚂蚁搬家，在小学三年级会因为科学课上用磁铁隔着课本吸住回形针而大喊“成功了”。他后来不爱了。不是突然不爱了。是一点一点地，在无数个细碎的日常里，发现自己的努力和得到的反馈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墙。他撞了太多次。现在他不撞了。他把笔搁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不是沉迷。是止损。

主流话语对这幕场景的解读，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化的语法。有人说是孩子意志力差——吃不了苦、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有人说是手机太聪明——算法推荐、即时奖赏、无限下拉，投入了数百亿美元来精准捕获他的注意力。有人说是家长没管好——规则不严、陪伴不够、过早把屏幕塞给他当电子保姆。

这些说法都在讲真话。它们是真实的局部。但它们追问的方向是同一个——孩子为什么“不学了”？手机为什么“抢走了他”？家庭哪里“没做到位”？所有箭头都指向同一个要求：你要继续学。不管你现在什么感受。

当一个孩子反复听到这些话，他听见的不是关心。他听见的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的考核标准，被包装成了善意的规劝。他早就用沉默回答过了。他不写作业，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在凭直觉做一件我们成年人很久没做过的事——他在判断自己所在的这个生态，还值不值得把他为数不多的心理能量继续投进去。

在我们发明“厌学”“网瘾”“拖延症”这些词之前，人类幼崽从来没有“厌学”这回事。一个小孩追着大人问“为什么天是蓝的”，一个少年在车库里把自行车拆了装装了拆，一个年轻人在篝火旁听老人讲祖辈的故事——这些都不叫“学习”，它们是活着。学习的本能，不是教育制度种下的，是生命自带的操作系统。那什么时候，它开始被体验为一种需要被“管”才能发生的事？

这个翻转，才是我们真正该问的问题。

### 二、旧隐喻的尽头：为什么“土壤”不再够用

近年来，有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试图用一个更温和的隐喻来松动上述僵局。他们说，问题不在孩子，不在手机，甚

至不完全在家长——“是学习的土壤退化了”。这个说法把我们的目光从指责个体，转向审视生态。它提醒我们，一个孩子愿意学习，靠的不是鞭子，而是土壤里那些看不见的养分：自主的空间、及时的胜任反馈、安全的社交连接。当这片土壤板结、贫瘠、盐碱化，种子就不发芽。

这个诊断是对的。它比之前所有的诊断都更接近真相。但本文必须指出一个它没有说破的东西——它自己还站在某个未经审查的先验上。这个先验如果不说破，“土壤”这个隐喻最终也会像它批判的“意志力”“产品成瘾”“管教失当”一样，变成另一套让人疲惫的规训话语。只是这一次，规训的方式不是骂孩子、不是恨手机、不是怪家长，而是说：“让我们来修复土壤。”

让我们暂停一下。把自己放在那个初二男生的位置上。当成年人宣布“现在我们要修复你们的学习土壤”，你听见的是什么？你听见的是另一套改革计划。课程要重新设计，评价要更加多元，留白时间要被合法化，家庭要重建共同生活。这些方案背后，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极其坚定的预设：不管怎么改，不管用什么方式，你最终还是要长成我们期待的那种样子。我们只是在换一种更温和、更科学、更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方式，让你接受那片你必须接受的天。

这个预设，是“培育逻辑”的最后一间暗室。它默认了：成年人作为培育者，不仅有责任提供条件，而且有资格定义“好的生长”是什么样子。土壤要修复成什么标准？是“让孩子更愿意主动学习”的标准。什么是更愿意主动学习？是更符合制度化教育目标的那个“主动”。这片新土壤的配方里，仍然是成年人对未来的规划、对能力的定义、对成功的想象。它没有——哪怕一次——问过那个孩子：你想要什么？你感受到什么？你判断这片天还值不值得活？

这里就是我和“土壤”分道扬镳的地方。

“土壤”是一个农业隐喻。它的逻辑是：有一片土地，有一群园丁，有一批种子。园丁的工作是松土、施肥、浇水、除虫。种子是无辜的、被动的、等待被培育的。只要园丁把土壤弄好了，种子自然会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整个图景里，种子没有选择土壤的权利，没有判断土壤的能力，没有离开土壤的可能。

但孩子不是种子。他会判断。他每天都在判断。他用他的拖延、他的沉默、他的敷衍、他投向屏幕的眼神，在判断这片土壤的温度、湿度、含氧量、有毒物质浓度。他判断的不是“这里肥不肥沃”，他判断的是——“我在这里能不能活”。这个判断，不是成年人给他自主空间、给他胜任反馈、给他归属连接就能自动转正的。因为“给什么”“怎么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算够”，仍然全部由成年人定义。他没有参与这个定义过程。他只是被邀请进入一个已经被别人装修好的房间，然后被告知“现在这里是你的家”。

这就是“土壤”隐喻走到尽头的地方。它无法回应一个问题：如果孩子自己的生存判断，与成年人提供的生态改善，根本不在同一个坐标轴上，怎么办？如果他不是在等一片更好的土壤，而是在逃离一整片他不信任的天空？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我们讨论如何修复土壤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不再是那个会为磁铁吸回形针欢呼的儿童了。他长成了一个少年。他开始用一种连他自己都无法清晰言说的方式，对周围世界的真实性、一致性和善意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他不是在评估“学习有没有意思”。他在评估“这个世界值不值得我认真对待”。当他发现成年人一边说着“我们尊重你的自主”，一边在他选了和考试无关的课外活动后叹气流露失望；一边说着“我们重视你的感受”，一边在他表达不想上某个补习班时用“将来你会感谢我”堵回去——他评估出来的结论是：你们说的，和你们做的，不是同一套气候。

这个评估结果，不是什么心理学的胜任感量表能测量的。它是一种关乎存在正当性的判断。它比“学习动机”深一层，比“自我效能感”深一层。它在这个少年拒绝拿起笔的那个瞬间，已经无声地完成了。

### 三、学候：一个从矛盾中结算出来的新命名

我们需要一个新词。

这个词不能从“怎样改变环境让孩子愿意学”这个方向来，因为那个方向本身已经在预设成年人知道什么对他好。这个词必须从他出发——从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会判断的、正在用自己全部生命经验感受周围世界气候的存在者出发。

我们把它叫作“学候”。

学候，是一个学习者在特定教育生态中，对身体-情感-认知整体可存活温度的当下感知与存在性判断。它不是“学习环境”的主观意见版本，不是“学习体验”的另一种说法。它是一套生命自带的、比认知更早、比语言更根本的生存评估系统。一个孩

子在说“我不想学”之前，他的学候已经坏了。不是“对学习的态度”坏了。是他在那片被安排、被评价、被比较、被期待的空气里，吸不到足够让一个生命体伸展枝叶的氧气了。

学候这个命名，切开了一道此前所有教育理论都未能精准落刀的辨别面。它不是“学习环境”——学习环境是客观的、可测量的、可被成人改良的。学候是主体的、感知的、只有学习者自己才知道的。它不是“学习动机”——学习动机关心的是“为什么要学”，学候关心的是“在这里，我能不能呼吸”。它不是“学校归属感”——归属感预设了一个“属于某个集体”的心理需要，学候更根本：它追问的不是“我属于哪里”，而是“这里的气候，允不允许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存在”。

让我们做一个不可还原的硬校验。学候能不能被某个已有学科的现成概念，用一句话 1:1 地替换掉、而意思基本不变？试试看。替换成“教育环境的主观感知”？不对，环境感知是认知层面的，学候包含身体层面的存活判断，一个孩子在走进教室之前心跳加速、胃收紧的那个瞬间，他不需要任何“感知”，他的身体已经在说这里的气候不对。替换成“学业情绪”？不对，学业情绪是具体的、有对象的——考前的焦虑、成功后的喜悦。学候没有具体对象，它是一种弥漫性的背景感受，像天气，不像事件。替换成“存在性安全感”？这个近一些，但也不对。存在性安全感是一个哲学概念，不提供可操作的教育辨别维度。学候必须是教育学的，必须是能落回日常教学场景里被使用的。

没有人能在今天说出“那个孩子的学候坏了”而不需要额外解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它切到了一个此前被反复绕开、却从未被精确命名的东西。那个东西，正是本文试图从“土壤”与“孩子”的矛盾现场里逼出来的新结构。

为什么以前的教育理论没有诞生学候这个词？因为以前不需要。在传统社会，教育和生存绑在一起。一个孩子跟父亲学打铁、跟舅舅学辨认草药，这件事的生存必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一个词来问“这里的空气适不适合我”。在工业时代早期的教育大众化阶段，一张文凭能换一个铁饭碗，这个功利承诺如此坚实，以至于“气候”问题被包裹在稳定的社会上升通道里。学候作为一个问题浮现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信号——它标志着制度化教育提供的那些“为什么值得投入”的叙事，已经大面积失效了。学历在通胀，竞争在加剧，而日常体验中自主、胜任、归属这些氧气在流失。当外部承诺弱到不足以压过内部感受，学候——那个一直存在的底层生存感知系统——就浮出了水面。

把学候放到中国当代教育的具体语境里，能看到更精确的适用图景。高利害考试制造的持续低压，像一个长久盘旋的气旋，笼罩着从小学到高三的每一个教室。在这个气旋下，孩子们发展出了一套极其精密的学候判断力：他们知道哪个老师的课“可以喘口气”，哪个时段的复习“其实是耗时间”，哪场考试“努力也没用”，哪个科目“学的东西和考的东西是两套”。这些判断，不是我们教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日复一日，用他们的胃、他们的失眠、他们看到分数后的那种“空”了的感觉，一点一点学会的。

这就是学候：在制度的低压槽、市场的数字热浪、家庭焦虑的焚风之间，一个少年对自己尚能存活的空间区域的本能评估。

## 四、学候的四重感受：孩子在判断什么

学候不是一个空的概念。它可以被拆解为一套辨别学习者主体气候感知的维度体系。当我们在说一个孩子的“学候坏了”，我们在说他在下面这四重感受中的一项或多项，已经跌破了可承受的阈值。

**第一重：秩序的真假。** 一个孩子在判断他听到的规则，是不是用来被遵守的。当老师说“平时表现很重要”，但期末评优只看最后一次大考；当学校宣称“禁止排名”，但家长会上带着一张带着学号的分数段被发到每个人手里；当家庭约定“周末不谈学习”，但吃着饭母亲就突然问起月考——孩子在用身体记下这些裂缝。一个持续经历“规则被宣布又被暗中弃置”的环境，会让学候的底层气压变得很低。因为一个生命无法在一个不可预测的游戏规则里舒展自己。他连“我做对了会怎样”都无法判断，他怎么能安心地投入？

**第二重：反馈的诚实。** 一个孩子在判断他收到的评价，是不是在回应他真实的投入。一个花了一周重做错题、弄懂了之前死穴的学生，如果得到的是“下次争取更好”而不是“我看到你这次在这个题型上进步了”，他收到的就是一句不诚实的反馈。不诚实不是因为虚假，是因为不精确。不精确到“根本没有看见我做了什么”。一个持续收不到诚实反馈的学候，会逐渐关闭动机系统，不是因为他不想被激励，而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已经不再把那个环境里的评价信号当作有效信息。当所有反馈都是模板化的“不错，继续努力”，它就变成背景噪音了。

**第三重：在场的允许。** 一个孩子在判断他能不能以自己现在的真实样子，安全地、不丢脸地待在这个空间里。一个数学课不敢举手的孩子，不是没有答案，是怕错了会被全班看。一个体育课躲角落的孩子，不是跑不动，是上次跑在最后被人笑了。一个

在楼道里独处的孩子，不是没有朋友，是在餐厅那种嘈杂社交场里，每一分钟都在耗费巨大的心理能量去维持“看起来正常”。当在场本身变成了消耗，学习还没开始，他已经累得不行了。

**第四重：未来的可信。** 一个孩子在判断他所处的教育轨道上，那些被反复承诺的“以后”，到底还可不可信。“现在苦一点，考上好大学就好了”——这句话，他从小学三年级听到初二。可他看见比他大几岁的人，考上好大学的也在焦虑、也在“内卷”、也在对着手机发呆。他不是不懂道理，他是亲眼看见了那个“以后”的真面目。“以后”不是一片值得期待的承诺之地，“以后”只是另一个更大号的、带着更多KPI的现在。当一个学习者不再相信他正在吃的苦通向一个真正值得去的地方，他的学候就进入了最危险的状态——不是厌学，是虚无。

这四重感受不是平行的量表。它们彼此穿透。一个“反馈不诚实”的环境会腐蚀“秩序真假”的感知（连反馈都可以不走心，那些规矩是真的吗？）。一个“在场不允许”的空间会掏空“未来可信”的基础（我连今天都熬不过去，你让我怎么信两年后？）。学候的恶化，从来不是逐项评分然后加总的。它是系统性、弥漫性的。一片气压过低，整片天都暗下来。

## 五、活在坏天气里：从“避难所”到“求生舱”

现在，我们可以用学候这套感知语言，重新理解那个被反复讨论的现象了。

当一个孩子把大量时间投入手机，他不是“逃避现实”。他是在一片被低压槽、数字热浪和焦虑焚风共同笼罩的天空下，找到了一个气压尚可承受的微环境。不是在逃，是在求生。

此前有论者用“避难所”这个称呼来理解手机对青少年的意义。避难所的逻辑是：外面的世界很危险，这里有墙、有顶、有庇护。这个说法捕捉到了手机世界的保护功能，但它隐含的预设仍然是成年人的视角——避难所是一个临时设施，风头过了，你要回到主世界。那个主世界，永远在等着你。

但用学候的视角看，情况不同了。如果一个孩子在自己房间里，锁上门，戴上耳机，屏幕亮起，他进入的不只是一个“躲避外界”的空间。他是在通过这块屏幕，主动连接到一片气候完全不同的生态。在那里，他对游戏角色的操作是即刻生效的——这是“秩序的真假”：这里的规则说一不二。他在论坛发一个精心写的攻略，收到陌生人一句“大佬牛逼”——这是“反馈的诚实”：这个反馈精确回应了他的具体投入。他用一个匿名ID，不用承受“差生”“隐形人”的身份包袱——这是“在场的允许”：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于是可以是他自己。他在公会里被叫做“队长”，有人等他上线，有人问他战术，有人因为他的一句话去换装备——这是“未来的可信”在另一个世界被部分重建了：这里有明天，有下周的攻城战，有一个需要他、他也被需要的共同目标。

他不是简单地“躲进避难所”。他是在恶劣气候下，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可移动的求生舱。

这解释了一个一直被困扰成年人的谜：为什么那些在学校一言不发、课间独处、眼神空茫的孩子，在游戏里可以指挥若定、妙语连珠、极度专注？不是因为他们“只能在虚拟世界找存在感”。是因为在那个求生舱的微气候里，他们的学候感知系统短暂地恢复了正常运转。他们找回了对一个世界“值不值得投入”的基本判断力，并且用行动执行了那个判断。

如果以上诊断站得住，那么整个问题就必须被重新定义。问题不再是“如何把手机从小孩手里抢走，让他重新面对那片坏掉的天空”。问题变成了“那片现实世界的天空，还能不能、以及如何才能，重新变得值得他解除求生舱的密封，打开舱门，用真实的肺叶直接呼吸”。

## 六、与坏天气共存：承认控制力的边界

一个最诚实的反驳就等在这里。“学候”这个概念很有解释力，但它导向的出路是什么？总不能让孩子们都待在求生舱里不出来吧？现实世界的教育制度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高考在那里，中考在那里，学区房、补习班、就业压力全在那里。在制度气候改变之前，我们能做什么？谈论学候，会不会只是给无奈装上一个漂亮的学术外壳，最后还是两手一摊，“等制度改革吧”？

本文的回应是：出路不是修复土壤然后等待好天气。出路是——在现有的、不完美的、甚至恶劣的气候下，帮助孩子长出与坏天气共存的能力。不是我们给他们造一个温室。是和他们一起，学会在低压槽的缝隙里找到可存活的气压；

这个逻辑转换是根本性的。从“修复土壤”到“培养气候韧性”，意味着成年人的核心角色不再是维修工——不断修补一个



破洞百出、自己也在其中挣扎的制度生态。成年人的核心角色变成了“学候的识别者”和“微气候的协商者”。我们不再对孩子说“你再忍忍，将来就好了”，而是说——“我看到了，这片天让你很难受。我们一起看看，在哪块角落你还能呼吸。那个角落，我帮你守着。”

这里可以给出一套最小的操作步骤，让读到这里的教育工作者、家长或心理咨询师，能够在十分钟内用学候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面对的那个具体孩子。

**第一步：问出学候，而不是问出症状。** 把“你为什么不想学”“你又在玩手机”“你到底想怎样”全部暂停。换成四组试探性的问题，每组对应一个维度。“你觉得在这儿，老师说的规矩是真的吗？”“你觉得你考的那个分数，真的说明你学了多少吗？”“你在这个班里，能放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信不信现在这些累，以后真的有用？”——不需要全部问，不需要直接问。有时候只是在日常对话中带上其中一句，然后等。等那个孩子可能给你的，一个沉默、一个表情、一句模棱两可的回答里藏着的东西。

**第二步：合作绘制一张“学候地图”。** 拿一张纸，或者在心里有一张无形的图纸。左边，是孩子每天的时间段：早自习、语文课、数学课、体育课、午餐、放学后……右边，是一组简单的标记：绿色，这里还能呼吸；黄色，这里沉闷但撑得住；红色，这里快要窒息。和他一起画。你不是来分析他怎么那么脆弱。你是和他一起，当一个地图绘制员。画完之后，你们会一起看见一件以前没被言说过的事：原来他每天的真实天气是这样的。

**第三步：在红色区域的缝隙里，守住一个微气候。** 不要试图把整片天空变蓝。你做不到。你只能做的事是：在数学课那个让他胃绞痛的红色区域里，找到一个缝隙。也许是“老师每次叫到他之前会先停一秒钟，那一秒他整个人都在绷紧”——那么，不能在那一秒之前，有一个小暗号？他自己在课桌上按一下指头，代表“我知道要来了，我能撑住”。也许是下课铃响之后，给他三分钟空间——不问他学了什么、不问考得怎样，就让他自己在走廊站一会儿。这三分钟里，你不是修复者，你是站岗的。你确保这三分钟没有人来破门。

**第四步：把求生舱里的气候，请进现实。** 如果他在游戏里当队长时的策略思维让你惊讶，不要说“你要是把这脑子用在学习上就好了”。这话是毒药。你要做的是，把他那个已经在数字世界里长出来的能力，请到现实里来，不带附加条件。让他教你一个战术。认真学。学完之后问他，“你觉得咱们家周末出去玩，这战术里有什么招能用上？”你不是在教育他。你是在告诉他：你在求生舱里活出来的那个自己，在这个世界里也是真的，也是被认真对待的。这可能是改善学候最有力的一件事——让他意识到，他不需要在两个世界的边界上把自己劈成两半。

**第五步：成人先测自己的“教养气候”。** 这一条是给成年人的。你没有办法在孩子周围制造一个你内心没有的天气。如果你每次看到孩子玩手机，心里涌起的第一感觉是焦虑，然后是愤怒，然后是那种想冲上去砸屏幕的冲动——你需要先问问你自己：我的焦虑，是真的为他好，还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生存压力的影子？我自己的学候，在什么时候坏的？在这套制度里，我自己是不是也从来没被问过“你在这里还能呼吸吗”？如果你自己不先面对这个问题，你给孩子的一切“理解和尊重”，说到底还是演技。而孩子侦察演技的能力，从来被我们低估。

这套操作步骤不是为了“解决手机问题”。它甚至不一定在短期内提高考试成绩。它的目标是更根本的：让那个孩子在这片还没变好的天空下，不要窒息。让他在求生舱之外，还知道现实世界里有一个大人，能和他一起辨认气候，而不是一个劲地说“外面没那么冷”。

学候的外推接口，不止在教育问题里。它可以接到职场——当年轻人说“躺平”“摆烂”，他们不是懒，是职业学候坏了，他们在一片承诺不再可信、规则随时会变的职场生态里，感受到了一种弥漫性的低压。它可以接到亲密关系——当一个人无法进入或维持亲密关系，有时不是因为“不够爱”，是关系学候坏了，关系变成了一场没有准确反馈、只有互相索取和彼此评判的低气压带。它可以接到医疗——当一个病人反复不遵医嘱，不是他不想活，是治疗学候坏了，他在一套冷冰冰的、不看他这个具体人的医疗系统里，感到自己的存在被压缩成了一串化验数值。

学候作为一个新概念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个可迁移的底层感知范畴。它不提供解决方案，它提供一个新的提问方式：在这个人正在经历的那个系统里，他能呼吸吗？

## 七、结语与证伪

本文的核心判断可以凝缩为一段话：青少年从制度化学习中的系统撤离，不是土壤退化的被动反应，而是他们对教育生态气

候的主动评估。学候，是学习者在特定生态中对可存活温度的当下感知与存在性判断。这一判断的普遍性恶化，才是“厌学”“手机依赖”“内驱力丧失”等表层症状的深层生成机制。出路不是成人单方面修复土壤，而是帮助尚未窒息的学习者在坏天气中长出气候韧性，并为他们守住来之不易的微气候空间。

这个判断如果要被证伪，需要出现以下两种条件之一，而非通常以为的“手机依赖率继续上升”——那恰恰可能印证本文，因为学候恶化会导致更大的求生舱需求。真正的证伪条件是：

第一，在学候四重感受明确处于良好水平的群体中，出现了与学候恶化群体同等比例、同等深度的制度化学习撤离——并且这种撤离不能被合理地解释为“数字产品本身不可抵抗的神经刺激强度”所导致。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那些说“我觉得学校挺公平的，老师也真的在看我做了什么，我在班里能自在地待着，而且我信这条路走到底有好东西”的孩子，也大规模地扔掉课本、泡进屏幕，并且不是因为手机太好玩，而是他们也觉得那片“真实学习”不值投入，那么本文关于学候是根本原因的论断就受到了实质挑战。

第二，在已经通过操作为孩子稳住了学候四重感受的环境中，手机依旧发挥着显著高于“习惯惯性可消退程度”的剥夺效应——即孩子的现实功能持续恶化、对现实人际与活动的兴趣持续处于低水平，且无法用戒断期的短期不适来解释——那么本文关于“出路的关键不在管理手机而在养候”的操作性预测，就需要在“养候”与“直接行为管理”的配比上被修正。那可能意味着，对于已经形成深度神经适应或特定亚群体，“养候”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必须同步配以更有力的行为框架或专业认知行为干预。

这两个条件是诚实的交代。本文不声称学候这个新词可以解释一切、解决一切。它声称的只是在那个孩子放下笔、拿起手机的沉默瞬间，我们一直缺少一个能精确讲述他那一边的故事的词。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接下来，就要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词，去把自己也放进那个故事里——不是作为园丁，不是作为气候工程师，而是作为也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也会在坏天气里挣扎着想找一块能站稳脚跟的微气候的成年人。